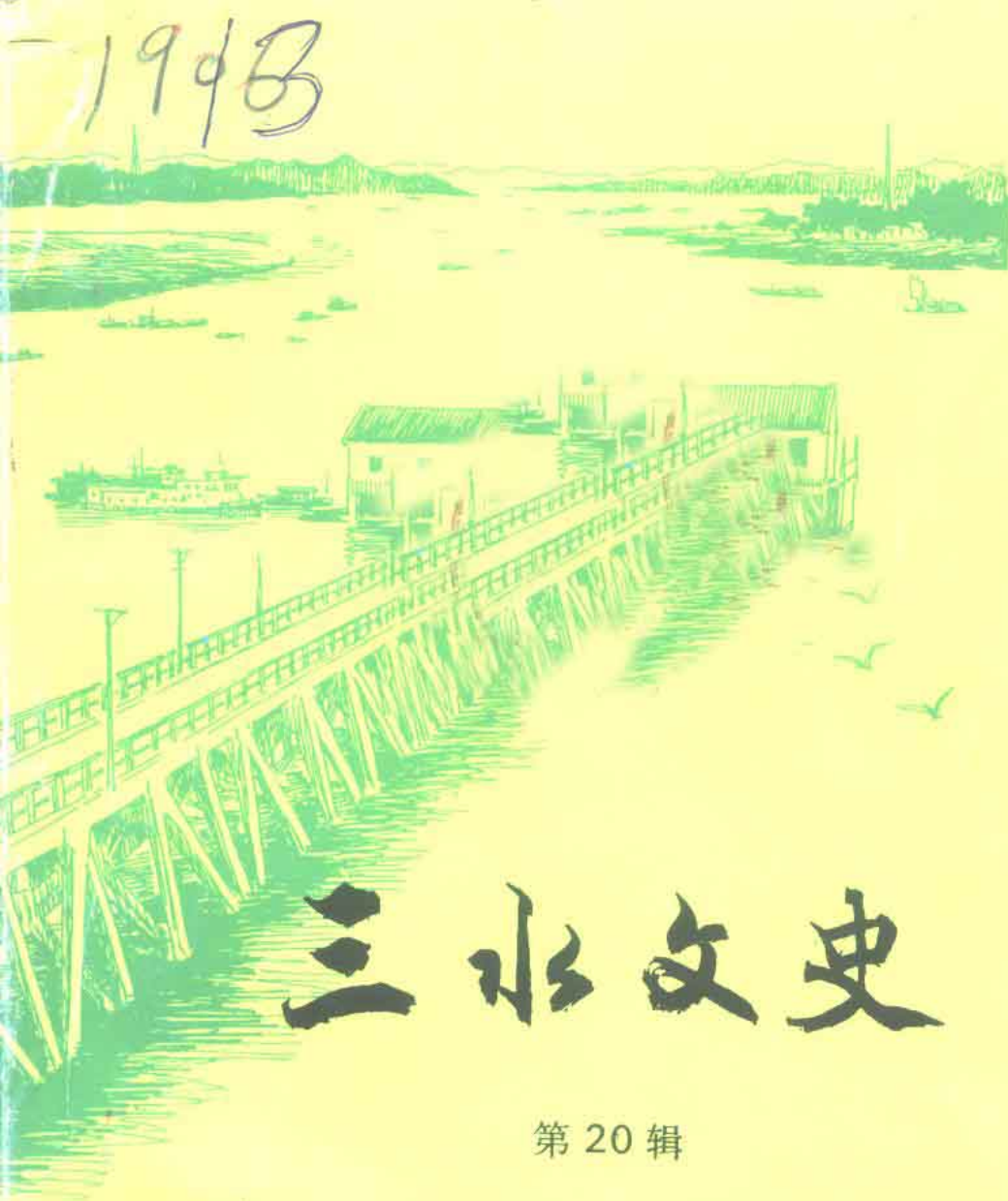




三水文史

第 20 辑

广东省三水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

三水文史

第 20 辑

广东省三水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

责任编辑	陈 奋	
编 辑	陆 劲 华	何 燕 清
封面设计	黄 定 成	
封面题字	秦 鄂 生	

EA98/22

三水文史	第 20 辑
编辑出版	广东省三水市政协文史委员会
印 刷	广东省三水市教育印刷厂
日 期	一九九五年十月
准印字号	广东省非营利性出版物准印证 95 粤印准字第 106 号

工本费 10.50 元

目 录

黄塘坳头桥保卫战	何锡安 欧恒(1)
山花桥之役及其余波	李韶 林离(3)
梅岗血泪与鲁村坑尾袭击战	何锡安(6)
芦苞杀敌侧记	曹文 遗稿(8)
日机狂炸村头村	岑泽英 刘炯勇(10)
日军第三次入侵芦苞后之罪行鳞爪	刘伟东 刘炯勇(11)
日军肆虐九十九岗	曾纪赞(13)
战时的芦苞西河沙笪圩	曾纪赞(14)
追敌战机降河口	朱涪陵(15)
抗日时期芦苞伪组织及其暴行	刘炯勇(16)
日伪三水县、区、乡设置情况	何锡安(19)
日军投降后三水县政府的一次行政会议	何锡安(20)
抗日诗歌钞	
即兴	陈景农(22)
凤山行	黄文翰(22)
芦苞焦土后过此	仰 陶(23)
日本投降即成十首(选二首)	半 工(24)
秋兴八首(用杜工部韵)	林孔丽 遗作(24)
一首宣传抗日救国的粤讴	林子经(27)
九一八宣传抗日救国南音	林孔丽 遗作(28)
解放初期西南镇支前工作及	
河口人民冬防队的活动	邹 良(30)
“土改”片断回忆	罗宜新(32)

孙中山与梁士诒	(广州)林家有(35)
交通系与清末民初政局	(广州)李吉奎(51)
梁士诒与旧交通系的再起	(广州)莫世祥(75)
梁士诒史料片断	(香港)曹英明 辑(86)
梁士诒代呈袁世凯伪族谱	莫仲予(93)
邓碧云小传	(香港)曹英明(94)
凤凰女小传	(香港)曹英明(97)
邓警亚自传	(99)
邓慕韩自传	(102)
附录 邓慕韩《追随国父之回忆》	(107)
诗巫广东垦场港主邓恭叔传略	朱敏华(114)
附录一 邱菽园诗集中有关邓恭叔之诗	(119)
附录二 诗巫广东芭垦场大事年表	(120)
卢星瑞轶事	(四会)卢诚之(122)
梁汝弼、梁鸿翥父子传略	子廷 史参(127)
邓念慈事略	(怀集)劳定央(130)
刘泽林小传	史 参(132)
成沛事略	林仰陶(134)
清末翰林吴功溥	何锡安(136)
董聚富豪吴藉周	吴少雨 遗稿(137)
钟锦添小识	何景尧 遗稿(138)
唐澄甫记事	(香港)钱景威 黄澄宇(139)
范端昂小识	史 参(140)
叶吉兆及其后代	叶耀昌 叶锦尧 黄澄宇(141)

吴天任在三水的诗踪文影	黄耀案(142)
小明星遗事新证	何逸梅(155)
莫昆扬参与计取肇和军舰	(广州)莫联 莫子良(158)
邓丽珍谈邓彦华	苏裕生 胡文滔 谢贤青(159)
附信 邓彦华是家兄	邓丽珍(160)
附录 余齐昭《与孙中山并列步出国民党“一大” 会场者并非李大钊》(附图)	(161)
有关徐勤讨龙的一篇新闻报道	(广州)赵立人(164)
咸丰四年三水守城秘闻	(广州)赵立人(167)
唐宋的青岐、三水、胥口三镇	(广州)陈忠烈(169)
芦苞地方史考察研究文辑	(广州)陈忠烈(173)
芦苞地区村落的形成和发展初探	(174)
清代、民国对芦苞圩地和成公洲的占有及纷争	(194)
芦苞乌石岗村的晏公古庙	(202)
芦苞镇菜园地	林 离(204)
嘅咀港与六和圩话旧	半 工(206)
芦苞旧水闸维修概述	刘 涛(208)
附录 芦苞水闸建闸记	(209)
芦苞乞儿琐谈	林 离(211)
大塘圩商业往昔谈	林子经(213)
芦苞牛圩漫话	林 离(214)
忆红风话剧团	何逸梅(216)
战前芦苞的两个小粤剧团	欧阳达才(218)

西南慈航庵记事	何锡安 (220)
附录 重修慈航庵碑记	(221)
杨梅西村陈氏大宗祠	陈瀚文 (222)
六祖慧能云游三水	何锡安 史参 (224)
附录一 修建宝月堂碑序	(225)
附录二 修建宝月堂碑记	(225)
华山古寺述沧桑	林仰陶 (227)
华山古迹五记	林 离 (231)
话说六和寺庙	仰 公 (234)
为钱朗辰答慰问学生被掳书	林孔丽 遗作 (237)
1918(戊午)胥江祖庙重修兼出小会	李宅心 遗作 (239)
曾天畏致罗孔炎诗词钞	(242)
黄福为《求是诗稿》选录	黄福照 黄澄宇 辑 (260)
钱朗辰诗五首	黄澄宇 辑 (263)
吴肇忠诗词五首	黄澄宇 辑 (265)
黄祝萼《采莲曲》(五首录四)	欧阳达才 辑 (267)
联语五则	刘 涛 (268)
补白二则	
陆云从百岁赴会试	(101)
古籍有关肆水的记载	(166)
封二 邓碧云、凤凰女遗像	(香港)曹英明 供稿
封三 杨梅西村陈氏大宗祠照片	奋然 拍摄
封底 梁士诒手书之对联	(信宜)梁力 供稿
封面说明:河口半江桥与三江汇流	

黄塘坳头桥保卫战

何锡安 欧恒

1938年夏，日军为加强其所占领的河口、西南等地的外围力量，便调集步兵、炮兵千余，以杨梅西村为据点，进犯黄塘圩。

当时驻守黄塘一线的地方部队是国民兵团自卫第三大队欧芳辖下的欧进良、李亨两个中队和国民党暂编第八师四团三营覃奋皋连的一个排。自卫队驻守黄塘正面北江大堤上灰窑，暂八师的那个排防守前沿阵地坳头桥。

7月28日(农历六月十二日)，晨光熹微，日军前头部队便频频发炮，炮弹多落在正面防线的小洞村前后和北江堤岸。天亮了，日军主力部队开到小涡尾集结，我军在黄塘涌南龟陵冈观察点的通讯兵欧恒发现敌情，即行报告队部。队部当机立断，即把龟陵冈的机枪排撤回涌北，缩短防线，集中力量，并合成一条长一百多米的弧形阵地，分别把三挺机枪隐蔽在掩体里，随时迎击来犯之敌，并把坳头石桥拆毁。

日军满以为发炮后已摧毁我防御工事。午后，大批日军便肆无忌惮地蜂拥而来。来到涌边，见坳头石桥已毁，未敢长驱直进，就在距涌边约百米处布起阵来。当此之际，我军先发制人，隐伏在掩体里的三挺机枪对准日敌猛烈扫射。日军猝不及防，仓皇还

击。由于敌阵处于开阔地带，又在我机枪持续扫射下，阵脚大乱，伤亡惨重，溃不成军，狼狈而逃。我军首战告捷。

然而日军未肯罢休，未几便增调大批步兵到来，敌后炮兵也向我方发炮，猛烈轰击，用以掩护步兵过涌。我军则坚守环壕掩体，迎头痛击。激战约一小时，日军仍未得逞，便再增兵，加强进犯力量，并在战术上由集中攻坚改变而为小股分散作战，战斗时打时歇。我方针对日军改换战术的情况，立即调配好机枪、步枪，组成若干个火力网点，迎击各股日军，使之无法越过黄塘涌。

时近傍晚，李其林营长送来重机枪四挺和迫击炮四门，用以增强火力，又率同覃奋皋连长，与欧、李自卫中队长等亲临火线督战。我炮兵猛烈轰击麦岗、小涡尾敌后阵地，使其后援难继。日军前后捱打，战到入夜，只好悄悄退回小涡尾。我军也暂停战斗，加固阵地。

至当夜八、九点钟，大批日军又从小涡尾开来，以机枪队为主力，配以小钢炮猛烈轰击，以图一举摧毁我军阵地。待敌靠近，我军即以密集炮火回击，双方隔涌对峙，一时枪炮大作，火光四起。战到凌晨四点，日军始终不能越过坳头桥半步，最后只得撤退。

翌日黎明，我方侦察兵遣回报：日军在麦岗一带忙于收尸，用军车满载而去。又据报日军已于黎明前撤返杨梅西村据点。

此役日军兵力多于我方四倍，但我军击溃其多次进犯，敌方伤亡二百余，我军只一个通讯兵不幸被俘牺牲，一人负伤。

战斗结束，芦苞镇民众团体送来大批酒肉犒军。

三水在八年抗日战斗中取得最辉煌胜利的要数坳头桥一役。

山花桥之役及其余波

李韶 林离

为打通芦西公路,1939年9月1日(农历7月18日)日军以两个联队作前锋,三个联防大队为后续,计约八百人,分两路向南边圩推进。一路二百多人,沿芦西公路进发;其余为另一路,由黄塘过山花桥向李坑袭来,以达南边。沿芦西公路进发的那一路来到距大陆坑不远的水月宫(又称“佛仔庙”),便遭到防军156师468团七连和八连及自卫队阻击,激战两小时而各自罢兵。我军力疲,而日军伤亡数十人,以马驮尸十余具,被迫退回西南大本营去。另一路到达黄塘,先抢登红冈,布下炮兵(二十人)后,便向李坑推进。接近李坑,有一道长约五米余宽仅半米的石板桥,名叫山花桥,这是敌人进袭南边必由之处。其时,防军156师468团第九连派出三个机枪班,一守李坑的赤巷,一于距山花桥百米左右的南侧设伏,一隐蔽于李坑庙边的木棉树下,等候迎击敌人。与此同时,三水集结大队分队长陈明荣、梁景山各领分队在山花桥侧面亨尾村前的小岗上,布置了三个机枪位。

日军来到山花桥,正要沿桥而进,我军桥南伏兵和庙边木棉树下的两挺机枪立即开火,过桥日军当即中弹毙命,其余日军集中火力,向我还击。而在亨尾岗陈明荣、梁景山部的三挺机枪也同时打响,用以支援防军。敌我一轮激战,我桥南伏兵全部牺牲。敌人

开始冲锋，夺桥而过。桥南的机枪突然哑了，赤巷的机枪班情知不妙，连忙向夺桥而过的敌人扫射。敌人又一排倒下，尸陈桥畔，血染涌水。双方相持不下，红岗上的日军便频频打出小钢炮，木棉树下的机枪班捱了敌人几炮，阵地不稳，只好转移到赤巷阵地协同拒敌。两挺机枪又一轮连发，日军又伤亡一批。红岗上的日军发觉赤巷两挺机枪震天价响，便不停地向赤巷发炮。一时之间硝烟滚滚，飞沙漫漫，一个机枪班撤离阵地，另一个撤退不及而全部牺牲。陈明荣、梁景山三挺机枪仍旧对准山花桥轮番扫射。从上午八时到下午四时，日军几度冲锋，始终不能越桥而过。这就是当年振奋人心的山花桥之役。

此役之后还有余波。只缘我军撤出赤巷，敌人抢到李坑，收拾了一百四十余具尸体，拆了三间村屋的杉木作燃料，举火焚尸。焦臭之味，远熏数里。翌日凌晨，日军裹了骨灰，踏着残月，仓皇返防而去。当他们路经大陆坑时，为泄折兵之忿，见男便杀，见女便奸。还一把火把整个龙塘圩烧掉。事过二十天（即9月22日），日军余忿未消，又把李坑五条村子三百余村屋烧得一间无存。村民李培佳，年三十四岁，日军来了，人走他不走。他对日军大献殷勤，助敌破门、捉猪捉鸡、挑水煮饭，还举起大拇指，高叫“皇军第一”、“皇军万岁”，初得施舍一床旧毛毡、几件衣服及一些罐头食品等物，后被抓住衣领，提起来摔在地上，全身缠以禾草，浇上汽油，焚为灰烬。

是夕，日军在李坑宿营，有十余个日军窜到南边圩寻找食物。来到路口，捉获一只小水牛，宰了割下肉来烧烤。其中两个日军走到路边一间卖酒小店找酒喝。进得店去，突然噼啪两声，两个日军昏倒地上，闪出两名黑衣人，连忙解下日军身上配刀，斫下头颅，把尸体拖到路口，横陈其上，两颗头颅则吊在一丈多高的大树上头，然后返回卖酒小店招来另一个人，一齐沿着芦西公路向北急走。原来招来的这个人，是永平村民莫宝君，因往杨梅社边村

奔岳母之丧，事毕返家，在宝月堂遇上两名黑衣人，见他俩怀有武器，知道不是一般人等，于是同路而行。临近南边圩，时已入夜，他们发觉前面有敌人劫掠，便抽开卖酒小店之门，暂匿小楼之上。不料坐下未久，两日军便进店来，两黑衣人连忙各持木棍，躲在门后。待两日军闯入，即一齐举棍击去。再说烤牛肉的日军，过了好久仍不见两同伴回来，便四处找寻。来到路口，发现两具无头死尸。因为黑夜，不见树上人头，便扛回两具无头死尸，会合李坑宿营之敌，天未放明即拔队开走。

日军来到宝月堂隔壁村，看见一间屋子有灯光，走近查看，原来联防队几个班长每人拥着一个一丝不挂的女人，围着桌子饮酒取乐。日军大喝一声，他们立即站起来，鞠躬敬礼。日军挥手令他们个个面壁，不准动弹，几十个兽兵便将裸体女人轮奸至半死。

来到杨梅联防队部，日军又要找花姑娘，联防队小头目于是把捉来的几名妇女送给日军淫辱。之后，日军还把其中一个胖女人带回西南慰安所。

注：《三水文史》第十五辑陈明荣《我所亲历的几次抗日战争》一文提到南边“鲜花桥”，查“鲜”字应为“山”字。

梅岗血泪与鲁村坑尾袭击战

何锡安

梅岗村位于大塍坞东南面，南靠鲁村，北接石湖洲，村后有一高岗名为梅岗，居高临下，有险可守，抗日战争时期是我游击队活动的好地方。

1939年冬，日军为巩固其所占领的西南、杨梅等据点，便把梅岗村划为无人地带，勒令村民在两天内全部离境，第三天把该村的屋舍百余间烧光，将梅岗上的松树砍尽，令我游击队于该地无掩蔽之所。于是全村200多人被迫逃离家园，老弱病残不愿离境而被日军活活烧死的便有七八人，因过期离境而被刺伤刺死的有五、六人。不少村民孑然一身，散诸四方，生活无着，乃至客死异乡，家散人亡。这就是当年日军在梅岗村犯下的滔天罪行。

1939年夏，日军侵占鲁村，百余敌分别驻在德俊祠、南乔大祖祠及坑尾的桂孙祠等地。及冬，他们认为鲁村地势平坦，无险可守，又是我游击队活动地区，因此就在坑尾大搞防御设施，强迫附近村民把梅岗村被焚屋舍的砖石运来坑尾松岗，用以修筑两层高的炮楼一座，百多平方米的兵营一间。其四周围上二米高的铁丝网，又强令村民修筑由桂孙祠通往炮楼、兵营的交通壕，其长达一公里。据点内配备小钢炮、轻重机枪，并以电讯与西南日军大本营紧密联系。

西南日军本部的高级通译官名叫许金泉(台湾籍),他伙同敌伪组织的头目陈伍(外地人),大开烟赌,坐收规饷及保护费,凡买有许金泉发出的“旗仔”的,出入西南镇不用检查,因此许、陈两人刮了不少不义之财。

鲁村坑尾有个叫鲁景南者,又称景南七,去世后遗留下宽敞雅致的大屋一座,一厅数房,被许金泉作为驻鲁村的俱乐部,有便衣密侦人员守卫。许常与景南七的遗妾同宿同食,并雇用鲁村坏人绰号“鸡二”的遗孀为他们作佣人。又令其物色和引诱(或派密侦队强拉)附近的妇女到景南七大屋供许金泉奸淫取乐,甚至招呼西南日军官佐来此寻欢。强抢来的妇女,每被禁闭一两天以供他们污辱后才放走,因此景南七家便成了日伪官佐的淫窝。

沦陷前的鲁村已是土匪李弓才的老巢。沦陷后成立伪维持会,李弓才不愿附敌,便把自己的武装撤到南边附近的竹山岗村和罗边村去。日伪在鲁村的种种罪行,也激起李弓才的义忿,他密令手下“长腰秦”和“父老锡”于鲁村布置内应十多人,摸清坑尾村情况、许金泉的动态及日敌驻军的部署,以便一举捣毁其据点和许金泉的淫窝。

1940年农历三月初一夜,正值风雨交加,“长腰秦”和“父老锡”率领李弓才部属20余众,会同鲁村内应,突袭许金泉住处和日军据点。其时伸手不见五指,他们首先占领新基头,继而冲向桂孙祠,向里边投了几个手榴弹。日军还来不及还击便被炸死三人,重伤四人,而预先埋在许金泉住处的炸药跟着引爆。可惜当晚他在西南没有来鲁村,而其姘妇、景南七遗妾则一命呜呼。

当松岗炮楼日军突闻手榴弹爆炸声,继而阵阵枪声之后,却无法弄清情况,只好出动数十名日兵包围景南七大屋,并乱扫机枪壮胆,而李弓才的20多个手下则安全撤出,回罗边村驻地去了。

翌晨微明,村民鲁达与吹笛笛的儿子何某路经景南七巷口,日军即将其抓住,就地刺杀,以泄昨晚被袭之忿。

芦苞杀敌侧记

曹文遗稿

1942年农历正月十六，日军进犯芦苞。当日上午八时，日军分兵两路攻来：一路由莘田村经覆船岗过长腰岗扑向曹岗村；另一路由永平圩避开我驻大塘圩之部队沿北江堤南下，向我老温村阵地袭来。当时，曹岗村防线布有两个阵地：一个在村后竹园，由暂编第八师杨富强团一个连防守；另一个在曹岗村北与沙寮村相接处，驻守着杨团的另一个连。而下彭街与老温村之间的防线，则为县大队守卫。抗敌指挥部设在芦苞祖庙，统由杨富强指挥。

九时半，曹岗村后竹园阵地的战斗打响，枪声、炮声、喊杀声顿成一片，战斗非常激烈。后竹园为日军主攻方向，杨团长亲自指挥抗敌。敌人攻击多时未下，便出动飞机三架助战。敌机轮流对我阵地俯冲扫射、轰炸，同时封锁北江河面，阻我河西部队增援，断我河东部队西渡撤退之路。我守军处于背水作战的境地，更奋勇抗敌，激战一个多小时，敌人尚无法突破我后竹园阵地，却被我杀伤多人，而我无一伤亡。后来，敌人再分兵一路，由岗尾寮村经长腰岗到沙寮村，企图突破我曹岗村北面阵地，但亦被我守军迎头痛击。战斗至十一时，我军在完成大量杀伤敌人的任务后，才放弃曹岗阵地，作战略撤退。部队转移到下彭街、老温村，与县自卫大队会合。

与此同时，自大塘沿北江堤南下的敌人亦已到达，于是两路敌

军向我老温阵地夹击，飞机配合轰炸扫射。在这里，我军和敌人又展开一场激烈的战斗。我军顽强抗击，大量杀伤敌人。终因敌众我寡，实力悬殊，加之援兵无继，被逼向芦苇退却，杨富强团长布置一个班守在刘寨村天后庙地段，由马副排长指挥抗击敌人追兵，其余则泅水渡河。当完成掩护渡河任务后，殿后这个班沿河堤且战且退。马副排长撤在最后，追敌逼近，他避入一草寮内，敌人放火烧寮，他又转入一石洞内，幸而脱险。其余战士退入刘寨村后河边石灰窑内，弹药耗尽便和敌人互拼刺刀，结果五人壮烈牺牲，一人幸免。

至于防守寺山岗的一个排，此时也撤到芦苇水闸桥顶。下午三时左右，日军停止进攻，战斗结束。此役敌军伤亡惨重，我军一个班长和十一位战士壮烈牺牲，烈士遗体葬在长腰岗上。

日机狂炸村头村

岑泽英口述 刘炯勇笔记

继刘寨、芦苞大轰炸之后，1941年农历3月21日，日机又向西河地区的村头村肆虐，毁屋伤人不少。

这个只有二百来户的村庄，为何致令日敌前所未有地出动轰炸机四架进行轰炸呢？原来事出有因：村人岑卓衡妻川上凡子为日本人，涉嫌通敌被捕。后以查无实据，由暂八师师长张君嵩出面保释。为酬谢张师长，卓衡订于3月21日晚举行盛大宴会。岂料事为敌谍（驻该村的两头蛇杂牌军——三民基干队吴民三部）侦悉，密报日军，敌欲毁灭我驻军部队（当时村头北头祠堂，驻有我方挺进爆炸队），乃至把张师长置于死地，遂派机狂轰滥炸。

当天清晨，敌机一架飞临村头低空侦察，盘旋数匝便向南离去。敌机侵扰，村人已是司空见惯，不以为意。岂料九时许，忽闻机声刺耳，只见敌机四架自东南直朝李洲、村头而来。皆因敌人误以为岑家上午宴客，即行空袭轰炸。当时岑家正为准备晚宴杀鸡杀鸭，搬抬扛椅，忙得不可开交。敌机转由洲面扑来投弹，人们始觉不妙，慌忙避入屋内，通村一片混乱。敌机睹状立即俯冲，轮番轰炸扫射，其中一枚重磅炸弹，命中仰高厅门口，炸开一个大窟窿，当场死伤十多人；另一枚则落在十巷，屋舍坍塌，幸居民伤亡不多；而落在十一巷的那枚，则有数人被炸死，其中一名妇女被炸得血肉横飞，身首异处，目不忍睹。

是次空袭，死亡约三十人，伤者十多人，毁屋十数所。由于日军情报失误，目的落空，却平添一笔侵华罪孽帐。